

第一章 犯門規受處罰

虛空中一道白影閃過，春光明媚、草木蔥蘢的亂山，彷彿起了漣漪一般，周圍微光模糊，片刻之後毫光漸弱，現出兩個人形，白髮白袍的青年一彈指，止住了立定時差點趔趄的小姑娘。

金金被無數的筋斗翻得眼冒金星，好不容易腳總算落了地，衣裳還是原來的樣子，但就覺得哪裡不一樣了。

她不是第一次下凡，但今兒個可不是隨心所欲下來玩耍的，與她同行的還有師門大師兄。

「早知道我就不來歷這個劫了……」她撢撢衣裳，嘟囔著。

「這能由得妳選嗎？妳就是沒把心思放在修煉上，一味的貪戀煙火塵俗味，師尊說妳整日游手好閒，不思進取，說我沒有好好督導妳，要是妳肯努力修煉，又怎麼會成了應劫的人？」

青年從來不是愛嘮叨的人，可是只要遇到這個從小看大的師妹，他就成了婆媽。師門中的一千九百九十九條門規別說被她犯了個遍，還動不動就私自下凡，沾得滿身人間煙火，這回私帶整隻的烤野豬上山，被師尊逮了個正著，他們這些師兄想打掩護也來不及，師尊大為光火，正好天界輪到夸父山派弟子下凡歷劫，師尊眼皮也沒掀，便指名讓師妹下去。

師兄弟們沒一個贊成她下來應劫，但夸父山中師尊最大，縱使知道師尊恨鐵不成鋼，把師妹當成了無藥可救的廢材，故意讓她下凡間吃苦，看她能不能明白人生短暫如白駒過隙，唯有潛心修煉才是永恆之道，只是師妹能否明白師尊的用心，還真不可知。

夸父山是化外之境，師尊凌霄九星是父神與母神的嫡子，夸父山的主人，司天地運行，人間善惡，歷劫飛昇為上神後便在夸父山收徒授業。

要冬白來說，相較於修煉，師妹對人間事更有興趣，這回下凡對她來說是不是吃苦還真不一定。

「師尊自從我毀了他的煉丹爐之後，見了我只嘆氣搖頭，話都不跟我說一句，實在令我難受，師尊要是訓我個幾句，我還舒服點。」雖然這麼說，可她口氣裡聽不出幾分懺悔的意思。「這回我帶烤野豬回來不也孝敬了他老人家嘛？」

「師尊最重承諾，誰叫妳一時淘氣毀了他答應煉製給天君的靈藥。」為了那顆丹藥，師尊花千年收集藥材，那丹爐熊熊天火又燒了三百餘年，眼看就要大功告成，卻讓她一瓢碧湖水給澆熄，她又跑下凡塵，被師尊逮個正著，兩罪齊發，於是，七竅六識迷於凡塵，老是偷跑下來吃人間煙火食，這可大可小的犯條便成了罪不可恕。

如光般溫潤清淺的青年看她一眼，大有朽木不可雕的嘆息，他有些明白師尊的心情了。

師妹與他不同，她是仙草化形，這本就難得，千萬年未必能出一個來，當初發現她生出靈識，師尊點化她後帶回山上，師尊眉開眼笑，說是萬物有靈，天賜恩澤。她的天賦異稟不止於此，她還自帶境域空間。

這自有空間是多稀罕的事，多少師兄弟都是入了靈界，攢了資材去請人鍊鑄一個芥子空間，可那些都是外物，是可以易手的。

師妹這個不一樣，她的境域是天生的，就算她中途出了什麼意外，回頭再來，她的空間仍在，所以是天生靈境，與他們後天修煉的，完全不是一個層次。

「我知道錯了還不行？」她吐舌。

「既然都來了，要不師兄給妳尋個僻靜的處所，再練個辟穀丹給妳，只要妳潛心修煉，百年也不過一眨眼的時間。」

「不不不，我還是覺得人間比咱們那裡有味多了。」她偷偷比了比上頭，清心寡慾，一心求化境，想要什麼，一個念頭就有，雖然沒什麼不妥，但是她總覺得少了那麼點什麼，好像人間的喜怒哀樂要「人性」多了。

她試了試自己的靈力，很好，空空如也，白茫茫一片，神識呢……有跟沒有一樣。沒有靈力滋養的她可能會餓會冷會受傷還會生病，在深山老林裡隨便一隻野獸伸伸爪子就能要了她的小命，那樣的日子，她不敢想。

冬白像是知道她的想法，安慰道：「師尊讓妳下凡是來修行的，人間百年，妳不入他們的輪迴，不在他們的命數中，只要妳把心思放在修煉靈力、靈識上頭，別說百年，就是三百年也難不倒妳。」

她倒也不敢再耍賴，要點好處比較實在，「凡間多險惡，大師兄不送我點什麼東西防身？」

冬白差點被自己的口水嗆到，滿滿的恨鐵不成鋼，勉強鎮定問道：「妳還是看不到自己靈境的樣貌嗎？」

「就一處空蕩蕩的所在，連個坑窪也看不見，更別說邊界了。」就是……一直以來的樣子，沒有岩石山堆，也看不見滴水匯流，白話說就是什麼都沒有霧茫茫的一片。

冬白想了想，「想來是妳神識不足的緣故。」

往後師妹要在塵世生活，靈力不濟事，自己又不在她身邊，她那糊里糊塗的個性，他還真不放心，至於防身之物，原本不想給的，但是他當了她的師兄萬年，替她收拾善後已經成了習慣，他慎重的想了想，很快有了決定。

金金像小雞啄米似的點頭，反正靈力沒有就沒有了，一直以來就是這樣，她並不是很放在心上。

「一會兒這裡的陣法啟動，妳便去吧，時候到了我再來接妳。」冬白說道。「要謹記，妳在凡間莫沾染俗氣，不可輕惹姻緣，移了心性，否則到時候毀了道基就不好了。」

金金仍是漫不經心的態度，「那師兄準備把我送到哪裡去？」

「這有什麼重要嗎？去的地方自然是妳該去的。」說完，冬白忽然憑空拿出兩樣東西遞給她。

她接過來一看，是一雙火紅色的雲朵和一件斗篷，她驚喜的衝上前去抱住冬白的胳膊，笑道：「大師兄，你什麼時候給我煉的法寶，我怎麼都不知道？」

「妳要是連這都知道，我就不叫大師兄了。」他輕哼。

「大師兄英明威武！」金金馬屁拍得很順溜。反正不用錢的。

冬白告訴她，「這風火雲可以日行千里，斗篷只要一披上可以隱身，這兩樣只要用神識控制便行，妳神識越強，自然跑得快、遮蔽越多的東西。妳在凡間生活也許會有許多不如意的地方，這兩樣東西妳要能善用，日子也會好過些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，我會收好的。」她不客氣的收下了。

「去吧！」

地上忽然慢悠悠形成一道光圈，冬白一個揮袖，將她打入光圈裡，金金大驚，她都還沒向師兄道別呢，便徹底沒了聲息。

秋風蕭瑟，街巷裡一陣寒風吹過，刮起枯黃的落葉在地上打著轉兒，也吹動兩個結伴從當鋪出來的小姑娘。

兩人年紀相當，看著也就十四、五歲的年紀，長得唇紅齒白，模樣端麗，面容還有幾分相似，只是一個面容已褪去女童的稚嫩，眉目間多了女兒家的清麗嬌妍，一個烏髮雪頰，看著四分乖巧，三分甜美，兩分不得不的正經，一分俏皮，一雙眼睛生得尤為漂亮，波光瀲灩，眸色清亮，看著單純又清澈。

兩個小姑娘穿著尋常，明顯不是富貴的人家。年紀小些的姑娘迎風縮了縮脖子，打了個冷顫，把手往袖子裡藏。

做人真不容易，肉體笨重易損，她剛下凡那時，一抬胳膊動腿，那一個沉，好像身上突然掛了鉛條似的，笨重的不得了，想不到這才九月底，人間的氣候就冷成這樣，真到了寒冬臘月，豈不是只能裹著棉被連炕都下不了？

以前有靈力護體，就算稀薄，好歹冷熱都無感，而且師兄們都疼她，只要從哪裡得到好東西都會往她這裡送，這會兒下了凡，別說沒了靈力加持，師兄給的那些師尊煉的妙藥也都留在山上，否則隨便吃上一顆就沒事了。

要不，趁著沒人看到的時候把大師兄給的斗篷拿出來，擋擋風寒？

嘖，不用想也知道行不通。揉揉臉，兒金金仍沒想出個防寒的法子。

下凡後，金金有了姓，如今姓兒。只是她的身分有些尷尬，是借住在大伯父家的姪女，而且一住，七年有餘。

她那沒見過面的爹據說在她七歲時因為喪妻，留信告訴家人，男兒志在四方，若不成功，絕不返鄉，唯一放不下的就是女兒，只能拜託大哥照顧了。

一封信決定了兒金金七年來寄人籬下的命運。

這個便宜爹頭一年是按時寄了銀子回來給兒金金當生活費，貼補大房家用，第二年銀錢少了大半，也就給個意思意思，到了第三年不只什麼都沒有，甚至從此音訊全無，跟人間蒸發沒兩樣。

一般來講，寄人籬下本來就艱難，這爹還一去多年，消失在茫茫的人海裡，連說好貼補的銀子也隨風去了，兒金金的日子不難過才怪。

但好在她這伯父兒立錚和伯娘梅氏是好的，一開始怎麼對待這姪女，後面這些年也一樣疼愛，不因為弟弟沒寄錢來就有差別待遇，只要是女兒兒銀銀有的東西，

兒金金的只會更好。

對自己爹的音訊全無、不聞不問，老實說兒金金還真不好奇，反正她沒有原主的記憶，她那便宜爹回不回來有什麼要緊的。

對她來說，血不血緣的跟親不親沒多大關係，有親爹跟沒有一樣，反倒伯父、伯娘和這個堂姊，對自己視如摯親，比真正的親人還像親人。

甚至兒銀銀還會吃味的跟她母親梅氏大發嬌嗔，說她根本是撿來的那個。

對於兒金金懼冷這毛病，兒銀銀也沒說什麼，只覺得堂妹這不爭氣的毛病比以前更嚴重了。

以前家境還可以時，多穿兩件厚衣服也就是了，如今，爹忽然倒下來，原先以為只是吃壞肚子，哪裡知道藥不對症，到後來六安縣的大夫幾乎都請遍了，腹瀉、嘔吐是止了，人卻昏睡不醒，反覆折騰，小病拖成了大病。

這人，最怕病來磨，不只侍候的人勞心費力，湯藥還燒錢，家裡那點餘銀早就花光了，娘更是瞞著爹把自己所剩不多的首飾給典當了，如今娘僅剩的簪子也沒保住。

「姊，妳用伯娘給的簪子換了這個，就能給伯父治病嗎？」兒金金指著小布包裡的幾串錢。

「噓，財不露白。」兒銀銀四處看了看，確定沒有人注意到她姊妹倆，壓低聲音說道：「何況是救命錢。」

「我知道，伯父病得不輕。」所以她們得了錢，急著要去藥鋪抓藥，伯父還等著救命的藥煎來喝。

只是兒金金又看了眼小布包裡的錢串子。「錢，就是這個？」她拿出一串錢顛來倒去的看，就只是個外圓內方的小銅片，一根簪子居然就等於這些，實在不可思議。

她以前想要什麼，隨手就來，哪裡用得著這叫銅錢的東西？即便溜下凡也是仿著人變化那些「錢」，根本不僅是什麼，身為凡人，要學的實在太多。

兒銀銀覺得又好笑又有些心酸，一根包銀的簪子只能換幾串大錢，這還是她苦苦向朝奉請求才有的。

他們兒家時運不濟，沒多日前兒金金因為淋了雨沒放心上，到了晚上燒了個滾燙，昏迷好幾日，好了之後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，不說筐籃蓋簾米甕鹽罐沒一樣認得，現在連錢也稀奇了。

可說她呆笨又不然，很多事情只要耐著性子給她說過一遍，或是做給她看，稍稍生疏了一會兒，很快就能上手，只是自己現在忙裡忙外，家裡的活兒一把抓，哪來的時間教她，就像灶上的活兒，金金連起爐子燒開水都得重頭教，燒飯、收拾魚菜、做針線活就更別說了……她也只能求她不添亂就行了。

她爹是六安縣現任的驛丞，雖然位階小，到底還是個官，說好聽，她也算是個官小姐，原本家裡除了他們一家四口，下面還有兩個婆子一個丫頭，婆子一個打雜，一個在灶下做飯，丫頭是她娘替她挑來的，可如今，為了節省開銷，婆子和丫頭都讓她們回家去了，娘專心照顧著爹，家裡的活計就都落在她和金金的身上了。

看兒銀銀愁眉苦臉的，兒金金摸了下自己連朵綢花都沒有的髮。「看妳和伯娘都為了這個發愁，要怎樣才能弄到這個錢？」

要是她也能弄到那些外圓內方的小銅片就好了，至少伯娘就不會那麼煩惱了。

兒銀銀沒心情理會她，她急著去藥鋪抓藥，回家還要熬藥，餵爹喝下，可見她問得一臉認真，只好耐著性子說道：「妳瞧這當鋪讓我們典質東西，為的也是賺錢，像我剛剛把娘的簪子死當了，那簪子就屬於當鋪，朝奉可以把它整理後用合理的價錢賣出去，轉賣他人，等下我們要去的藥鋪，路上的擺攤，種地種菜，打漁打獵，爹每天忙忙碌碌，也都是為了掙錢餬口，讓我們吃飽穿暖過好日子，為來為去，為的還不是錢。」

「姊，妳說了那麼多的行業，哪一種能最快賺錢，賺最多？」兒金金問得很是起勁，神情認真。

「天下哪有容易賺的錢，除非天上掉下來，地上撿，要不就是能點石成金，橫財就手。」兒銀銀沒說的是地上撿錢還得要有人掉，要發橫財還得要有那財運，點石成金就是神話而已。

以上的一切，不過就是他們這樣平凡百姓說來安慰自己的，當不得真。

她說當不得真，兒金金卻把她的話放進了心裡，只不過她還是在心裡稍稍反駁了一下，夸父山上，「錢」這東西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，若是完成師尊交代下來的任務，獵殺妖獸，煉器煉丹，便能拿去集仙會換自己需要的丹藥靈符，所以天上是不可能掉錢下來的。

至於點石成金，有了那根能成金的指頭，連吃食都變成金子，那不活活餓死、渴死才怪，她不要，也沒有。

兒銀銀看她一臉認真的想著，忍不住擡頭。「妳這愣子，我說什麼妳都信，要知道橫財這樣的運氣除非天生，八字帶著橫財命，這樣的幸運兒鳳毛鱗爪，百人中也不知有沒有一人，不是誰都能有的。」

兒金金覺得不太對。「橫財，意外之財，意外之財就是沒有主，我們可以拿的嗎？」

兒銀銀瞪她，又想笑。「掉在地上能撿的錢稱不上橫財，何況路上來來往往的人，誰沒有掉錢的時候，就算掉的是金銀首飾，本人又不知道，誰撿著了不就是運氣！」

「那掉了東西的主人得多著急，應該要還給他吧？」

「地上掉的一文二文錢，錢小是一回事，銅錢上面又沒刻字，妳能知道誰掉的？能還給誰去？」

這倒是。

兒銀銀伸手點了點她的額頭。「妳啊，別淨想這些有的沒的，要不是我跟著娘還讀了幾天書，不被妳難倒了，走吧，趕緊去抓藥，回家去。」

兒家一家四口住在驛館後面一處兩進的小跨院裡，地方雖不大，好在他們人口簡單，也住得開。

六安縣並不是什麼繁盛的地方，百里外有一個富庶的州府，既然是州府，驛站的

條件必然好上許多，所以要不是真的趕不及，官員大多不會在六安縣停留。兒銀銀她爹身為驛丞，管的就是往來官員迎送之事，繁瑣又討不著好，眼睛長頭頂的官員多如跳蚤，除了小心翼翼，就是更加的小心翼翼，因為隨便一個官都不是能得罪得起的。

兒金金和兒銀銀還未踏進小院就聽見嘈雜的爭執聲傳出來，兒銀銀一手抓著藥包，一手提著裙子，疾步往裡面走。

「姓蘇的，你們蘇家一窩子都是勢利鬼、黑心貨，沒一個好東西！當初求著咱們家姑娘嫁過去是一副嘴臉，我們家一出事就來退了親，親退也就退了，現在欺負我男人還躺在床上，落井下石這種缺德帶冒煙的事情你們也做得出來？我當家的真是瞎了眼，當初怎麼就給閨女定了這樣的人家？」梅氏氣怒尖銳的嗓子又哭又嚎。

兒銀銀心裡一驚，難道蘇家人又來了？當初那家子一聽說她爹病了，就忙不迭的來退了親，說門不當戶不對，要不是她娘不錯眼的盯著她三天，她恐怕早就因為羞愧想不開，一條草繩吊死了。

好不容易她才緩過來，這良心餵了狗的蘇家人又來做什麼？

小院門口堵了一堆看熱鬧的人，院門是關著的，看熱鬧的人伸長著脖子直往裡頭瞧，豎起耳朵聽，這會兒一見兒金金和兒銀銀回來，都讓開了些。

這時，一個剽悍的婦人從隔壁的院門竄出來，手捧一盆髒水就往那些人潑去。「看什麼熱鬧？再看挖了你們眼珠子餵豬吃！」

婦人把水盆一扔，也不管那些被她潑到水，嘴裡罵罵咧咧的人，她拎起門邊的竹掃把，把人趕到了巷子口。

兒銀銀也沒來得及向婦人道謝，便咬著唇進了院子，倒是兒金金等那婦人氣呼呼的折回來後，向她福了一禮。

這些鄰里，太平無事的時候是鄰居，誰家一出事，全是來看熱鬧的，敢出來替兒家說話的人就一個蔡氏。

「都住一個大院的，謝什麼呢，趕緊進去看看你伯娘吧。」蔡氏擺擺手走了。

蔡氏的丈夫方松是兒立錚底下的小吏，兒家住西跨院，方家住東跨院，兩家的交情向來不錯，兒立錚這莫名其妙的一病，官驛的事務便只能交給方松來負責了。

兒銀銀進了院子後，瞧見院子裡擺了兩口用紅綢帶纏繞的水柳木箱子，來的人是蘇家的蘇平，幾個小廝則站在箱子後頭。

「兒姑娘。」蘇平皮笑肉不笑的向兒銀銀打招呼。

兒銀銀把唇咬成了淺白，不發一語。

兒金金也進了院子，穿過小院，把靠著門板當支撐，看起來搖搖欲墜的梅氏扶起來。

梅氏咬牙切齒，恨不得拿出掃把把人攆走，但是耕讀書香人家的家教不容許她這麼做，就算氣得渾身發抖，只能眼睜睜的看著，就連兒金金扶起她時被她掐疼了手臂抽氣的模樣都沒發現。

「兒姑娘，我送聘禮來的，三天後便是良辰吉日，到時候花轎會來接，我在這裡

祝您和小叔白頭偕老，恩愛到老。」蘇平是蘇家二房長子，話說得很是理所當然，彷彿早已篤定兒家不會拒絕。

兒銀銀的眼裡滿是錯愕和驚訝，小叔？

她沒見過蘇家小叔，但是她知道這個人。

這蘇氏一家住在蘇家鎮，因為大部分的人家也都姓蘇便團聚成村子，後來人越聚越多，新姓和舊姓交流著，慢慢便發展成了鎮子。

蘇家是舊姓，根基深厚，枝節龐雜，到了蘇老太爺這一代，已經出了五服，所以基本上和本家並沒有太大關係，蘇老太爺一共生了三個兒子，老大蘇耿是個行商，做生意買賣很有一套，年輕時覺得自己一年到頭有三百六十五天不在家，終身大事嘛，說是不想耽誤人家閨女，只是多年後有了年紀，即便攢下不少家財，但後繼無人卻是個嚴重的問題，在家人的威逼下才說出他早年傷了身子無法有子嗣，但他想得很開，或許從兄弟那裡過繼一個孩子來繼承香火傳承也就罷了。

蘇家原本還有一個老三，但徵兵出去就再也沒有回來，多年沒有消息，估計也回不來了，所以過繼一事，老二家就成為唯一的選擇。

當大家都以為老二蘇直唯一的兒子蘇紙將來能兼祧兩房的時候，蘇耿卻不知從哪裡抱回來一個孩子，這孩子也就一歲不到的年紀，玉雪可愛，十分好看，所以蘇耿便將他起了名字叫蘇雪霽，收為養子。

只是蘇耿身子不好，撐著把蘇雪霽養到十歲，就病故了。

蘇耿蓋的青磚大瓦房，攢下的偌大家業就全被二房佔了，一開始二房還拿蘇雪霽當回事，該怎麼就怎麼著，但是沒多久就露出了真面目，讓十歲的孩子成天去放牛、割草、砍柴，將他指使得團團轉，有一回他在山裡迷了路，走不出來，餓昏在山坳裡，被一個老獵戶給撿了回去。

那老獵戶也是有兩把刷子的，就在山林挖了些藥草熬了藥汁灌下去，居然把蘇雪霽給救了過來。

後來老獵戶好心的把人送回來，卻被蘇紙的妻子蘇秦氏給拒在門外，蘇秦氏巴不得蘇雪霽不明不白的早早投胎去，哪可能再讓他回蘇家。

她說蘇雪霽是外姓血脈，不是他們蘇家的人，倘若老獵戶想要，不如好人做到底，帶回去養著，也算是積德了。

老獵戶沒辦法，只能又把人領走了。

但老獵戶年紀畢竟大了，年輕時又受過太多的苦，身子骨早垮了，三年後的冬天，一場風寒奪走了他的老命。

然而唯利是圖見錢眼開的蘇紙和蘇秦氏居然爬了兩座的山頭，親自把蘇雪霽接回來。

兒銀銀聽她娘提過，蘇紙突然這般殷勤，為的是想分家，那些個大瓦房、良田、莊子都記在蘇雪霽名下，而且在蘇氏族長那留了檔案，他們想動手腳都無法，只能應族長要求，去把人接回來照顧。

不分家，二房佔著大房的房子名不正言不順，蘇耿都死了那麼些年，二房被人指指點點的流言閒話始終揮不去，他們雖不在乎，但在族長脅迫之下，再怎麼看蘇

雪霽這個甩不掉的小尾巴不順眼，為了家產，還是忍著把人接回來了。

蘇雪霽回來後，沒有人知道他們談了什麼，而後那孩子就進了縣裡的書院讀書，蘇氏分家的事就懸在那不上不下。日子一年年過去，眼看著蘇雪霽如今都十七歲了，在他們這地方，十四、五歲的孩子們都開始訂親議婚，更早的十二、三歲也有，這蘇雪霽的親事卻是一點動靜也沒有。

蘇雪霽無疑是優秀的，兩年前便以十五歲的年紀中了秀才，但是他家裡的情形人盡皆知，好人家也不願結這門親事，怕女兒嫁過去不給二房拆卸入腹，吃得連骨頭都不剩才怪。

兒銀銀所知道的也就這些了，可這麼多年蘇家對蘇雪霽不聞不問，如今蘇家人為什麼替他張羅起婚事來？

「你是什麼意思？」她不敢置信自己聽到的話，整張臉都白了。

蘇平看著秀麗的兒銀銀不由得有些心猿意馬，聲音軟上了幾分，「兒姑娘，妳家如今這個光景，實在也配不上我三弟，但是妳若願意為妾，倒是可以商量。」

梅氏幾個大步衝過來，一手指著蘇平，一手摑著胸口，臉色又青又白，搖搖欲墜的痛罵，「死沒良心，黑心爛肚的蘇紙，竟敢叫我女兒做妾？」

「也就是商量，願不願意不就兒姑娘一句話，我爹說不勉強的。」蘇平嬉皮笑臉。

梅氏瘦弱的身軀擋在女兒面前，「如今誰不知道蘇家大房那孩子躺在炕上死活不知呢，你卻要我的閨女去填那個坑？這是拉著我閨女去陪葬，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盤，你回去告訴蘇紙，別說做妾，我們家就是死絕了，也不進你蘇家的門！」

兒銀銀再冷靜也只是個十幾歲的孩子，她顫抖的撲進梅氏懷裡放聲大哭，之前父親病倒，自己被退親，這些都沒有打倒她，但現在要她做妾已經夠侮辱人了，還讓她嫁給一個連明天在哪裡都不知道的蘇雪霽？實在是欺人太甚！

蘇平撇嘴，趁著兒家母女哭成一團的時候，趾高氣昂的帶著小廝離開了兒家。

「娘，我怎麼辦？女兒不要嫁給蘇秀才！」兒銀銀哭得上氣不接下氣。「他們要是敢逼我嫁，我……我就死給他們看！」

第二章 心甘情願換嫁

站在一旁的兒金金看母女倆哭得悽慘，也不知道要怎麼勸解，再說就算把眼淚哭乾了又能解決什麼？

她蹲下來，掀開那兩口箱子。

兩塊細棉布，一小袋雜糧米，一小袋白麵粉，還有並排的五兩銀子。

這是銀子嗎？她拿起來，咬了一口，滋味不怎麼好。

「姊，這是銀子嗎？能用來抓藥給伯父治病的銀子？」

哭累的兒銀銀聽見兒金金的話，淚眼迷濛的看了那彩禮一眼。

昔日她與蘇和訂親，蘇家給的也不只這一星半點，這明擺著是看她爹只剩一口氣，用來欺負羞辱人的。

兒銀銀沒有回答她，倒是梅氏胡亂的點了頭。

兒金金又把彩禮翻了一遍，「不就嫁人，姊姊不願，反正我也沒嫁過，就我來吧。」

她臉色如常，神情平淡，就好像說的是晚飯要吃什麼、天氣好不好那樣隨意。

母女倆讓兒金金的話驚回了神，連眼淚都掛在眼眶忘記要往下掉了。

兒銀銀的神情還帶著茫然，梅氏卻放開女兒，正了正神色，啞著聲音訓斥道：「妳這孩子胡說什麼！婚姻是能兒戲的嗎？」

「我很認真啊！」

「妳這糊塗的，嫁人是一輩子的事，雖說蘇秀才是個好的，但是聽說現在就剩下半條命，閻羅王隨時都會把他收走，妳嫁過去，他要有個萬一，妳是要守望門寡的……所以千萬不要想！」那些銀子再貴重，能重過女子的一生嗎？

「娘，他們這是看準了咱們急著要用錢，沒辦法拒絕他們！」兒銀銀一說這事，氣得眼眶又紅了。

兒金金倒不這樣想。「伯娘，妳讓我們當的那根簪子，當鋪也就給了兩串大錢，那些錢抓了藥也沒剩下幾個，五兩看著好像不多，還有兩疋布，我算過，抓上藥，還有家裡的開銷，也能支撐好一陣子的。」要論起事實，兒金金就沒有那麼「仙女」，是很實在的。

梅氏和兒銀銀張張嘴，說不出話來了，她們都以為兒金金不曉人情世故，只懂憨吃憨喝憨玩，卻沒想到她的心比她們還雪亮。

兒金金只是一門心思想著要學做人、過日子，成親嫁人也是做人的一件大事不是？反正嫁誰不是嫁？她從伯娘的嘴裡也沒少聽蘇家那個秀才的事，要是兩人能搭伙過日子，一起吃吃喝喝，可好玩了，若是不能……再換一個就是了唄。

畢竟她在人間得待滿百年，總要找點事做。

梅氏可沒她樂觀，這孩子是她看大的，看也看出感情來了，哪能讓她去填這個坑？她把兒金金拉進屋裡，想好好和她說說。

梅氏努力從憔悴的臉上扯出笑來。「金金，妳說想嫁人是真心的嗎？」

兒金金點頭，比真金還要真。

「也都怪我，忽略妳已經到該談嫁娶的年紀了，這些日子家裡的事情又多，妳要真的動了這心思，伯娘往後幫著留意看看有哪些好人家，妳模樣不差，咱們好好挑揀，蘇家這個咱們就不要了。」

兒金金把手蓋在梅氏的手背上，那是一隻枯瘦又沒少操勞的手，說出去誰相信這是一雙官太太的手？

梅氏看著兒金金清澄明淨的眼瞳，有些不自在，雖說這姪女與她親近，但病了一場之後明顯變得有些不同，每件事都有她自己的想法，她也就銀銀一個女兒，是真的疼這個姪女的，在明知道蘇家是個火坑，她哪裡下得了手把人推進去？

姑娘家要過得好，就得看能不能嫁得好，嫁得好，這男人懂得疼人，以後再生個兒子，一輩子就有著落了。

兒金金從梅氏的眼中看到心疼。「伯娘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，是伯父伯娘把我帶大的，是你們讓我知道沒有爹娘也可以過得很幸福，家裡如今發生困難，我若袖手旁觀，還算是人嗎？」

梅氏心中湧上酸澀。「咱們家再難，也沒把閨女往火坑推的道理。」

「伯娘當我是親人，我也把伯娘當成我的娘，其實不管嫁好嫁壞，不就是過日子，

如果蘇家秀才的病能治好，我和他就一塊過日子，要是不成，那只能說他是個沒福氣的。」

梅氏沒想到兒金金會這麼說，這叫她怎麼說才好？她嚥了嚥乾澀的喉，摸了摸兒金金軟綢般的髮，嘆了口氣，「照理，妳的終身大事該由妳爹作主，伯父伯娘是不能越過他去的，更何況這樣的親事……只是妳爹多年沒消沒息，人也不知道去了哪，想叫人遞話與他商量都沒法子，真叫人為難。」

「沒事，是我自己要嫁的，他不會說什麼的。」這話裡的意思，兒金金聽得懂，伯娘這是軟化了。

梅氏蹙起眉心，還是搖頭。「我還是覺得不妥，萬沒有這個道理讓妳嫁過去侍候那群白眼狼。」

兒金金仍舊笑得沒心沒肺。「伯娘疼愛金金，金金知道，不過那些個蘇家人又不是金金的誰，就算嫁過去，我是不侍候他們的。」

「這哪能由得妳！」小孩子不懂其中的厲害關係，雖說那蘇秀才已經沒有長輩，但是他一個孩子還必須看二房臉色吃飯，金金嫁過去，不也得看二房臉色行事？

「伯娘不如多給我講點蘇家的事，我也好心裡有個底。」兒金金在某方面是實際的行動派，既然決定做一件事，就會先做好準備。

都說了那蘇家秀才和二房不和，她嫁的是大房的人，二房只是親戚，你對我好，我也有來有往，你要看我不順眼，誰理你？

輕飄飄的話讓梅氏心情更加沉重，這兒女婚姻嫁娶從來不是個人的事，是兩家纏纏繞繞的綁在一起，複雜得很，哪有金金想的這般容易輕巧？

梅氏勸了半天，口都乾了，見她還是那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模樣，不禁嘆了口氣，她該勸的也勸了，該說的也沒少說，也不知道還能說些什麼了，只好換方式寬慰兒金金也寬慰自己，「我聽說命危的人讓喜事沖一沖，就會沒事，也許蘇家那孩子把妳娶進門，這病就好了也說不定，妳是個好孩子，你們……這未必不是緣分。」兒金金是不相信什麼沖不沖喜的，不過她感受得到梅氏對她的憂心和不捨，所以梅氏說什麼，她就猛點頭，最後索性埋進梅氏的懷裡嬌憨的一通撒嬌。

梅氏被她這一通胡攬蠻纏，哪裡還記得什麼要訓她的話。

隔天，梅氏去蘇家回了話，這親事他們答應了，只是嫁過來的對象不是她的女兒，是她的姪女。

蘇家迎出來的是蘇秦氏，頭上插著兩根包銀簪子，金雀耳墜，腕上青綠玉鐲，一件半新不舊的褙子，尖臉淡眉，隱約流露出刻薄的小家子氣。

蘇秦氏一聽梅氏回話就擺了臉色。「這老大辦的是什麼事，這麼大的事回來一聲不吭的。」

梅氏心裡也有氣，可她知道這當下要是任人拿捏，金金嫁過來的日子會更難捱，難得硬氣了一把。「你們蘇家都能換嫁，為什麼我們不行？」

蘇秦氏轉了轉眼珠，心裡又有了旁的計較。「呦，瞧老姊妹說的，咱莊戶田舍人

家沒那麼多規矩，總之有姑娘願意嫁過來就行，我那小叔的身子又能挑揀什麼好人家的女兒，既然你們同意，給的聘禮也就算了，我們也不指望你們能有什麼嫁妝，喜服什麼的看著是來不及做了，你們家如今那家境，就去借一套穿穿，改天洗乾淨了再還就是了。」

看來他們兒家也不怎樣，合著是別人家的孩子死不完，死活不讓自家閨女進她蘇家的門，倒是推了個爹娘不聞不問的孤兒來頂這門親事。

「我們家金金是清清白白好人家的女兒，得不到妳一句好也就算了，還未過門，就這般被妳嫌棄，我們寧可不嫁！」梅氏本就不情願，蘇秦氏又戳人心窩，這下連皮笑肉不笑的應付都做不出來了。

「呦，瞧瞧我這張嘴就是有什麼說什麼，老姊妹就別計較了。」蘇秦氏做做樣子的摃了自己的嘴，卻是半點誠意也沒有。

原來所謂的官也不過爾爾，落魄之後在他們手裡還不是想怎樣就怎樣？不管那丫頭長相怎樣，孤女配養子，這樣的人給那死小子娶進門，倒是絕配。

這蘇秦氏話裡話外沒有一句不是戳著人心，甚至踩著兒家的臉面，說三天就要迎娶，連繡蓋頭的時間都不夠，喜服也要去借，這哪裡是說親？用搶的比較快！這樣嫁過去誰能把金金當回事？

一想到這裡，梅氏不禁悲從中來，她那苦命的女兒為了這親事，昨兒個夜裡想不開差點懸了梁，要不是和她睡一起的金金反應快，她這女兒就沒了。

瞧著女兒細白頸子那一圈的淤紫青紅，把人放下來的時候，她這做娘的想，女兒要是有個萬一，她也不活了。

因此就算現在的心苦得比黃連還要苦，手腳冰冷，再多的屈辱和不甘心也只能認了。

她煩惱的還不只這個，看蘇家那態度，蘇雪霽那孩子會不會真的不好了？

梅氏在回家路上只覺得心情越發沉重，但是事情都到這地步了，能怎麼辦？

回到家，她珍重的把壓箱底的一塊料子拿出來，摸著那光滑的緞面，原本這塊布是留著給女兒出嫁的時候用的，哪知道如今卻用到了金金身上，她閉了閉眼，發狠把布裁了。

梅氏熬了兩宿的夜，熬得眼睛通紅，好不容易替兒金金趕製出嫁衣和紅蓋頭，至於刺繡花樣什麼的，實在沒那時間了。

雖然就只是一件水紅色樣式簡單的嫁衣，出嫁的那天，兒金金看到仍是樂得很，她抱了抱梅氏，「這就是出嫁女要穿的嫁衣？」

「去試穿看看合不合身？」

兒金金回房換上了那樣式簡單的喜服，走出外間，在梅氏面前轉了一圈。

梅氏眼裡含淚替她梳頭，見她頭上沒有半樣髮飾，實在寒酸，不過見她神清氣爽，眼下一片清明，可見昨兒個夜裡睡得很好，壓根沒把這事放心上。

忍住心裡的酸澀，這樣也好，金金是個心大的，既然能不計較，往好處想，往後

興許能把日子過起來也說不定。

「伯娘對不起妳，沒能給妳什麼傍身的東西，蘇家送來的布料都給妳帶過去，至於銀子，我想留下來給妳伯父看病抓藥，妳說可以嗎？」她這伯娘實在太沒用了，連這點東西都想昧下。

「當然不可以，布料什麼的我也用不著，家裡的舊衣服我帶兩套過去換穿就好了，那些細布什麼的您拿去換錢，至於銀子嘛，我都有漢子了，漢子是管我穿衣吃飯的，所以，銀子我找他拿就是了，那些彩禮錢您就拿去用。」

「妳這孩子！」梅氏哽咽得說不出話來了。

娘家、親戚、鄰居能開口的都借遍了，要不是走投無路，她一個伯娘怎麼會把腦筋動到姪女的彩禮上。

羞死人了。

「我去和伯父說一聲。」老實說兒金金沒什麼離情，對她來說又不是嫁人就不往來了，只要她得空，蘇、兒兩家就隔著一個小山包，兩座橋，十幾條街，抬腳就到了。

裡間內，兒立錚躺在炕上昏睡著，都說病來如山倒，病去如抽絲，他就是很典型的例子，本來中等粗壯的漢子，如今形容枯槁，兒金金靜靜的看了一會兒，口氣輕鬆，就像家裡的孩子要出門知會大人一聲那麼隨意。「伯父，金金要嫁人了，不過您不必擔心，過兩日我就回來看您，您別躺太久了，您多想想伯娘和銀銀，早些起來。」

梅氏進來，替她覆上蓋頭，邁出門。

說是花轎，不過就是一抬簡陋的小轎，已經等在院子，兒銀銀也在，眼睛紅通通的，脖頸用條巾子繫著遮掩淤痕，她的心情並不好過，但是她真心不想嫁進蘇家，拉著兒金金的手，眼裡都是歉疚。「我對不起妳。」

「說什麼呢，別太想我，我過兩天就回來。」兒金金把蓋頭掀起來，臉上沒半點新娘子的嬌羞。

兒銀銀臉上一抽一抽的，不知道說什麼好。

傻金金，嫁了人哪能說妳想去哪就去哪？萬事都得聽婆家的，當人家媳婦和閨女是不一樣的路數啊。

兒金金擺擺手上了花轎，沒有噴吶喇叭吹鼓手，沒有鞭炮丟喜錢，一抬花轎搖搖晃晃，從兒銀銀和梅氏的眼簾逐漸走遠。

蘇家鎮是離縣城二十里地的一個小地方，前有女神河，旁支烏河渠，後有猴子嶺，周邊良田綿延，蘇家是住在沿河幾百戶人家的其中一戶，此處因為臨河，靠山，田耕打獵捕魚人家比比皆是，看著是六安縣比較富庶的區域。

青磚大瓦房，兩扇實木朱漆大門，頗有鄉紳富戶的派頭，然而花轎進了蘇家院子，卻冷冷清清的，別說佈置彰顯喜氣的紅布，連鞭炮也沒有一串，更別提席面熱鬧什麼的，四處靜悄悄的，沒半點辦喜事的感覺。

蘇秦氏聽見外頭的動靜迎了出來，一看見花轎，這才一拍大腿，「唉呦，原來是新娘子來了，我這不忙得忘了這一茬嗎？」

蘇平的妻子劉氏也跟著出來，「娘，這就是說給小叔的媳婦兒？」

蘇秦氏撇嘴，「可不是嗎？」什麼都沒有也敢嫁，不就是個笑話，管她呢，反正笑話是她又不是自己。

「新娘子，該下轎了。」一個粗使婆子喊了聲。

花轎裡伸出一隻手來，簡婆子得了蘇秦氏一眼，連忙去扶。

簡婆子扶著兒金金跨進門檻，默默無聲的穿過後堂，又走過長長的牆門，才到一處偏院，簡婆子的腳步有些快，也沒什麼照拂新娘子，好在兒金金雖然頭上蓋著蓋頭，神識卻能看見所有的東西，該轉彎的地方，凸起的石磚塊，她如履平地。簡婆子暗暗噴了聲，這不是得了太太交代，要難一難新婦嗎？哪知這新娘子倒是挺機靈的。

她們到了一處極小的小院，屋簷下掛著斗笠和蓑衣，一明一暗兩間房，後頭推出去有個低矮的棚子。

進了屋，一張簡陋的四方桌，桌面凹凸不平，顯然用了不少年頭，一張條凳，然後就什麼都沒有了，東邊的小門進去是另外一間屋子，房中有淡淡的藥味，火炕上兩個堆疊的木箱子，西窗下一張書桌，書桌上擺著幾本書，還有一支禿筆半塊墨條，卻收拾的整整齊齊，兩層書架上都是起了毛邊的書，可見物主經常翻閱，兒金金用神識一眼掃過去，經史子集還有琴譜詩冊，那炕上沒聲沒息的躺了個人，破舊的枕頭邊也是書。

這屋子裡最貴重的什物大概就是這些書籍了吧。

兒金金自行在床邊坐下，簡婆子慢慢的瞥了眼躺在炕上沒聲沒息的蘇雪霽，勉強擠出褶子皮笑容，「大奶奶說剛才現在是秋收時節，家裡事多，您嫁進來，二公子的身子又這樣，撒帳坐福什麼的，就不弄這些了。奴婢前頭還有一堆事，就不侍候您了。」說完便自顧自的走了。

屋裡安靜了下來，兒金金伸手把紅蓋頭扯掉，映入眼簾的是幽暗的房間，本來光線就不好，還掛著厚厚的布簾子，鼻子聞著還有股味兒。

她向前幾步，把簾子都掀開，敞亮的天光立刻潑撒進房間，空氣中光與塵同在，屋裡頭彷彿這時才有了生氣。

她回到炕前，眼前是一張白得沒有血色的臉龐，半死不活的。

瘦削的身材，但身量很長，眉毛倒是生得特別好，恍如遠山般，他闔著雙眼，雙目輪廓狹長，抿緊的嘴唇蒼白乾裂，了無生氣，眉宇間還帶抹病氣，鎖骨是整個凹進去的，看起來只剩半口氣。

這人，病得不輕啊。

她碰了下他的手，他的手很涼，一點溫度也沒有，順帶的，床炕也是冷冰冰的。沒有暖炕熱水，這家人看起來把他忽視的很徹底。

害怕嗎？

說也奇怪，她並沒有那種面對瀕危人士驚懼的感覺，如果嫁過來的人是銀銀，她

應該會嚇壞了。

要說她神經粗壯嗎？應該說她好像少了這根筋，害怕不安什麼的，這種屬於人才有的情緒，她的反應都慢半拍。

至於為什麼會沒有，她都成了凡人不是？凡人凡胎該有的七情六慾，怎麼到了她這裡就缺東少西的？

她不明白，真不明白，或許改天有機會見到大師兄時再問問。

兒金金坐了半晌，還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、能做什麼，從頭到尾也看不見一個鬧洞房還是來道喜的親友。

她思來想去，發現這時候應該要吃飯了吧？她出門子那時，伯娘給她下了碗麵吃，也就這樣，經過這一折騰，好像又餓了。

她等了又等，沒見有人給她送吃的來，床上躺著的蘇雪霽也沒有醒來，桌上連個藥碗、水杯都不見。

他們倆好像被全世界給遺忘了。

不過，這難不倒她，山不來就她，她就去就山，廚房不就有吃的了。

哪知腳還沒動，那邊炕上便響起咳咳咳的劇烈咳嗽聲。

兒金金一看，床上的蘇雪霽醒了，正撩起眼皮看她，兩人對上眸子的那一瞬間，她覺得自己彷彿在那眼尾微微上揚的眼裡看到漫天星光，但霎時又什麼都沒有了。他有一雙澄空般的眼，看著人時，眼神乾淨，如水波一般清澈，可分明不是多厲害的眼神，可兒金金卻陡然有種被人一眼看到底的感覺。

他雙手撐在炕床上，動作困難的試圖撐起身子，試了幾回才勉力把身子靠在炕旁的木箱上，單薄的身子更顯裡衣鬆垮垮的，屋裡本來就不夠亮，蘇雪霽又因為這樣費力的動作，臉色顯得越發的白，額上全是虛汗。

她那身紅衣，配上一雙湛如秋水的潭水眸子，像極了一抹久違的亮光，他本以為蘇秦氏說要給他娶媳婦只是玩笑，想不到他一醒來，居然真有個姑娘穿著嫁衣坐在他屋裡，他想起二房素來的態度，不禁冷了臉，這是二房又要設套子給他鑽了吧。

「妳是兒大人的女兒吧，怎麼答應嫁到我家來？」因為躺了好些日子，他的聲音有些沙啞氣虛，但仍聽得出他有把醇潤的好嗓子。

「兒立錚是我伯父，你說的是我堂姊銀銀。」兒金金把當日蘇平來逼親的事情一字不差的說了一遍，她的記性好，只要她想，入了耳朵的話記得一清二楚，也能一目十行，可以說是過目不忘。

蘇雪霽這時才緩了些臉色。「我家裡的情形妳可知道？妳大可不必蹚這渾水。」

「就你病了，還有你年紀大了，需要個娘子，以及我家需要那五兩銀子的聘金。」

她直言不諱。「我就知道這些。」

她的直白聽得蘇雪霽有些怔愣。「許多人躲都來不及了，妳還嫁進來？不怕我要有個萬一，妳就成了寡婦？」

「伯娘和隔壁的蔡大娘都說你是個好的，我堂姊又死活不願意嫁過來，所以我就來了。」她沒有什麼願不願意的，這凡間，女子年紀到了要嫁人，男子要娶妻，

所以，她總得嘗試看看到底嫁人是什麼滋味。

「妳堂姊這麼自私，妳不生氣？」他自我調侃的意味很濃。

「不會啊，我知道只要是人都是自私的。」雍容大肚什麼的先決條件是自己要願意吧，要是不願意，什麼都白搭。

其實她和師兄們組隊去獵妖獸的時候也分得很清楚，那些個妖物攸關他們煉丹的重要性，別人想來搶，各憑本事，所以凡事攸關自身利益，能不從自身出發嗎？可你能說這不對嗎？

而且她想嘗嘗成親結婚的滋味，所以她就來了啊。

蘇雪霽聽她那看似全然不通，細細咀嚼著又有理的理論，看著她，又是一陣輕咳，他連忙從枕頭下拎出一條帕子摀住了嘴。

那方帕子很快被鮮血暈染，濕了大半，蘇雪霽用指頭抹去嘴角的血跡，表情有些漠然。

兒金金其實想問他現在可以吃飯了嗎？但是見他咳出了血，關心的說：「怎麼咳成這樣？有藥嗎？我去給你端。」

蘇雪霽本想搖頭揮手，但手勢都還沒做她已經旋風般的出了門，往方才進院子的那個小門出去。

蘇秦氏正領著兩個媳婦坐在小杌子上納鞋底，這世道，手頭就算寬裕的人家仍是愛惜舊物的，能繼續用的東西變著法子改頭換面又能用了。

像把舊衣服拆了，明天漿洗出來，把新彈的棉花填進去，又是一件新衣服，更講究些的頂多外面扯了新布做層罩衣，就已經很不錯了。

老大、老二媳婦各自忙著手頭上的活計，見到兒金金出來，劉氏皮笑肉不笑的說道：「呦，今兒個不是新娘子洞房的好日子，怎麼就出來了？」

「我餓了過來吃飯，順便拿相公的藥。」兒金金笑咪咪的，沒半點扭捏害臊。

「這會兒不早不晚的，吃什麼飯？」劉氏拿著針在頭髮磨了磨，哼了聲。

「我剛來，還不清楚飯點時間。」兒金金不在意的點頭。「不如妳們給我說說，往後我才不會誤了吃飯時間。」

甘氏百八十個不樂意。「剛一早都吃過了，妳餓了？灶上還有點剩的，妳自己去瞧瞧。」

「那我相公的藥？」

「哪來的藥？二弟在牀上都躺多久了，前前後後花了不少銀子，把家裡的底都掏光啦，人還是那副要死不活的樣子，什麼藥？沒有！」蘇秦氏發話了，咄咄逼人還帶股酸味。

劉氏和甘氏心虛的低了頭，其實總共就請了鎮上那老大夫兩回，第一回說家裡手頭緊，欠了藥錢，第二回，索性連大夫的出診金都給黃了，還罵人家庸醫，那大夫氣得揚言再也不會來蘇家出診。

「這樣啊。」兒金金也沒追根究底，轉頭去了廚房。

蘇家的廚房面積滿大的，灶臺對著屋子的大門，緊挨著牆壁砌著兩個灶口，而大門的兩側各開了窗，窗臺下擺著水缸、米缸、木盆和水桶，大門右側邊還有個小

門，兒金金探頭往裡頭看了一眼，只見裡面擺了幾個竹簍、竹框，裝著地瓜和馬鈴薯，麻布袋裡則是裝著半滿的糧食。

他們成親，今天應該有喜宴的，就算沒有擺酒，至少也會加些菜吧？但她只見到廚房裡柳條編的圓筐籠罩下，僅有一碗只剩渣滓的剩菜。

她找到米缸，裡面有一些雜糧、小米，菜櫥裡有一小包的小魚干，菜櫥裡的碗公有幾顆雞蛋。

她拿了兩顆，調了水加上少許的鹽巴想做碗蒸蛋，把少許的雜糧和小米放上了蒸鍋，把小魚乾稍微用水泡了下，去掉渣質，丟進去。

灶膛裡只有一些未盡的餘火，她沒辦法，努力回想兒銀銀燒飯的樣子，也不懂什麼叫循序漸進，先塞一小把乾松針進去，還沒等燃，又填上大塊的柴，然後就用火摺子點火。

因為點不著火，她便拿葵扇賣力的搗風，很快的，廚房冒出濃煙。

坐在外頭的蘇家婆媳正豎起耳朵聽著裡頭的動靜，老二家的甘氏最先聞到嗆鼻的味道，抬起了頭。「娘？我好像聞到什麼燒焦味。」

蘇秦氏和劉氏齊齊偏過頭往廚房瞧去，只見濃濃的煙霧從任何一個可以冒出來的地方急速的往外湧。

要命夭壽哦！

稀罕的，婆媳三個動作很一致，扔了手上的東西，撒丫子往屋裡鑽，蘇秦氏跑得太快一下軟了腳，然後就歲了……

第三章 上山採藥去

好半晌，兒金金端著一碗粥進小院，粗瓷碗有些燙手，她見蘇雪霽還醒著，才挪步走了進去。

蘇雪霽看見兒金金完好如初的回來，心裡重重鬆了一口氣，這口氣鬆了，便有些暈眩和疲倦。

他硬撐著不肯昏睡過去，是不知道那些人接下來要怎麼對付他，而他對這冒出來的媳婦還談不上放心，又矛盾的怕她真是個單純的姑娘，受二房欺負不自知。

「趁熱喝粥。」她把粥和蛋羹先放一旁，把小炕桌擺上，接著再把托盤上的飯菜放上去。

一碗彈滑的蛋羹，一碗雜糧小魚粥，一小碟醃蘿蔔。

居然這般豐富？他空虛的胃有多久沒吃過熱食了？

「妳呢，吃過了？」

她搖頭，有點小窘。「我剛剛差點把廚房燒了，嫂子和姪媳她們把我罵了一頓，說不許我再進廚房一步，這粥是後來她們替我熬的。」

「她們煮的東西我不吃。」蘇雪霽道。

她臉上衣服上都是生火留下的黑印子，頭上和肩上都是落灰，神情狼狽，小臉蛋還抹了兩撇滑稽的灰，但她絲毫不以為意，眼巴巴的目光讓人不忍說什麼，反而讓他多看了兩眼。

她湊近聞了聞那碗粥，也不覺得失禮。「是有些焦味，不過我還放了小魚乾，應

該不會太難吃。」

賣相是不怎地，但她剛剛嚥了一口，是能入口的。

蘇雪霽頓了下，小魚乾？那應該是蘇秦氏留著給孫子的乾貨，這下讓不知情的她給下鍋，有人不心疼死了才怪。

「她們想我死，在我的飯菜裡下了藥。」他忽道。

游大夫向他說過，他身上的病是讓人在飲食中加了烏頭草和夾竹桃的汁液，看似量少，但日積月累，侵入肺腑，藥石罔效。

幸好此毒投的不算精細，只在飲食中下毒，毒發時，體內的劑量還不至於讓他送命。

他能逃過一劫是因為平常書院會管一頓飯，要是溫書晚了，還有一顆白麵饅頭，他把書院的饅頭留回家當早飯吃，一天就靠那一頓飯撐過去，二房的飯食他幾乎是不碰的。

按規矩，蘇家沒有分家，吃飯是在一塊的，可那房人也不管他，別說留飯，有時候一口水都沒有，小時候他去爭取，除了挨一頓毒打，酸言酸語也沒少過，後來真的餓到受不了，便喝井水止飢。進了書院後情況改善不少，至少不會常常餓得頭昏眼花，加上他在山上那三年義父教他打獵，這才有了溫飽的感覺。

義父過世後，那房人突然把他從山上接回來，卻是為了分家，還是受了擔心他一個人在山上生活的族長脅迫，幸好養父未雨綢繆，在族長那裡留了一份保險，認真說，二房住的那間青磚大房，周邊所有的良田十有八九都是大房的，但二房厚顏無恥不願歸還，他也知自己勢單力薄守不住家產，他氣不過索性偷偷去求書院的山長，幸得山長通融，又經過考試，這才進了書院。

後來他中了秀才，二房見他油鹽不進，軟硬不吃，沒有中秀才的他已經不好拿捏了，往後呢？豈不是要騎到他們頭上來，甚至反咬一口？

於是決定要下毒手，在他的飲食裡下毒，要他的命。

當初他對二房反常的殷勤便帶著戒心，哪裡知道他日夜防範，還是著了他們的道。他氣自己隨便就被他們施予的那二分溫情給軟化，氣自己沒有堅守立場，氣自己受的教訓還不夠……他氣死自己了。

兒金金見他臉色變換，知道他是真心不吃那邊煮的飯菜，遂拍胸脯保證，「你放心，米是我淘的，小魚干我泡洗的，蛋也是我打的，沒讓她們沾半點手，她們罵我都來不及了，沒時間做手腳。」

蘇雪霽沉默。

兒金金把木湯匙塞進蘇雪霽手裡，他木木的動了湯匙，依舊沒有吃的意思。

「這樣吧，蛋羹和粥上頭的米湯你吃，你剛醒來，喝一點是一點，剩下的我吃。」

兒金金這下明白了，他是擺明了不相信自己。

蘇雪霽聞著雜糧粥的清香，記憶所及，除了他爹和義父，從來沒有人關心他吃飽穿暖，但是他們在他身邊的時間太短，短得他來不及收藏記憶，如今醒來，身邊卻多出了個她，看著她那臉上的髒灰，又看見手裡的木湯匙，心裡說沒有一絲感動是騙人的。

沒有聞到食物香氣的時候還不覺得，這會兒卻是覺得餓極了，看了兒金金那般勤的神情，他低頭就著碗，小口小口的吞嚥起來。

黏熱溫稠的米湯從喉嚨一路滑進胃裡，緩解了胃內的空虛，讓他整個人都暖和了起來，連帶的身上的諸般症狀似乎也得到了緩解。

「我吃飽了，謝謝你。」因為久未進食，他也不敢一下吃太多，只喝了米湯就強迫自己停下來。

兒金金看著只少了淺淺一層米湯的粥無語，又把蛋羹推了過去。

蘇雪霽只好又吃了小半碗的蛋羹。

兒金金算是滿意了，撈起剩下的飯菜掃進肚子。

蘇雪霽見她吃飯不挑剔，粗茶淡飯吃得香甜無比，把所有的東西吃了個乾乾淨淨，以前他一個人隨便都能對付過去，現在多了一個她，該怎麼辦？

兒金金吃罷，把碗碟疊在一塊，「這個家看起來不窮，青磚綠瓦，怎麼你這裡過得這麼憋屈？」

西屋那邊的家具一應都上了桐漆，還雕花祥瑞，可小院這裡基本上就是破爛。雖然從伯娘那裡已經知道蘇雪霽在二房手底下的日子不會太好，可這樣的待遇也差別太大了。

「倘若不這麼忍氣吞聲，我恐怕早死了八百回，你也不會碰到我了。」爹過世之前他還小，懵懵懂懂的，以為他只要忍耐，二房哥嫂就會對他好，但這些年來，他們覬覦大房的財產是一回事，不樂意他讀書，覺得他是吃白食的，百般刁難他，他都忍過去了，哪知他們竟因為分家的事情談不攏，加之護著他的族長去世，在他的飲食裡下毒！要不是書院還供一頓飯，他對那些人又心存戒心，指不定他就一命嗚呼了。

「所以是我運氣好遇見了你。」

蘇雪霽莞爾，嘴角露出遇見兒金金後第一個笑意。「我都窮成這樣你還說運氣好……」這該叫人怎麼說才好？

他嘴角微微咧開的樣子顯出幾分少年的稚氣，兒金金覺得這個人看起來並沒有那麼難相處嘛。

「往後你別去二房那邊吃飯了，我們自己開伙。」蘇雪霽感覺到自己的眼皮一直耷拉下來，雖然神智尚稱清楚，但身體已經有些撐不住，可即便昏昏欲睡，還是努力交代家裡的情況。

矮棚子裡有只爐子和陶鍋，那是他晚歸什麼都吃不著的時候用來下麵、煮粥用的。兒金金用力點頭，只要有得吃，在哪裡吃她都不介意的。

蘇雪霽從枕頭下摸出一個布包，從裡頭掏出一小串錢。「我這裡佐料什麼的都沒有，你拿錢明日去買點米麵回來，我們自己有爐子，平日可以下麵吃。」

他除了在書院讀書，也幫忙書院的打掃清潔，算是抵筆墨和飯錢，也替先生們謄寫卷題和跑腿，再有多餘的時間便給書鋪抄書，幫同學寫功課，之前縣郊的靈嚴寺因為有富戶發願，請人抄寫佛經，他也去承攬了回來，攢了些生活費用，如今剛好拿出來。

兒金金一眼看去，布包很舊了，裡面剩下兩個大錢，看著十分可憐。

蘇雪霽像是知道她心裡在想什麼，有些羞愧，又有些心酸說道：「我吃藥花了不少錢，能拿出來用的只有這些。」

「不打緊，我去給你請大夫。」有病得治，身體健康了才能談以後和未來，至於窮什麼的，他們四肢齊全，只要肯做事，不可能窮一輩子，所以蘇雪霽的話她並不是很在意。

「別……」那些錢是要讓她去買些肉菜、調料，要請大夫那點錢哪夠？

兒金金看他全身冒虛汗，而且一口氣說了這麼一大段話，眉間的倦意越來越重，額間的細汗也開始凝聚，大顆滑落，看得出來他已經支持不住了。

她起身道：「你先歇著，我走了。」

「妳妳……我還不知道怎麼稱呼姑娘？」他一急，時而如墜冰窟，時而如火煎烤的不適又回來了，由於太過痛苦，只覺兩眼前面變成了猩紅一片。

「我叫兒金金，小字靈靈。」她笑道：「你呢？」

蘇雪霽試著振作精神，卻只看見她花瓣般的唇開開闔闔，他的神智漸漸渙散，「我叫蘇雪霽，先生取字太白。」他眼睛一閉，頭一歪。「往後……妳叫我太白哥哥吧。」

理智上他雖然接受兒金金是他媳婦兒這件事，但感情上還抗拒著，所以只讓她喚哥哥。

「可以啊。」兒金金對這些枝微末節並不在意，見他半暈過去，拉過他的手替他把脈，脈象時強時弱，時浮時現，有些不好啊。

「妳……懂……醫術？」蘇雪霽感覺有人碰了他，只是這時已近乎囁語了。

「學過一點。」這麼強大的意志力，這男人真不容易。

這點技倆她還是會的，不過真正請醫問藥還是得找大夫。

見媳婦兒這麼能幹，蘇雪霽還來不及多說什麼，這回真的暈過去了。

兒金金看他沒了聲響，把人從木箱上攬下來，讓他躺好，風風火火的離了家門。

她走路很快，普通人要走上半個時辰的路，她小片刻就到了。

以前她沒少偷偷溜下人間來玩，更熱鬧繁華的城鎮都去過，對這小鎮子還真沒多少興趣，就算第一次來，但也不妨礙她打聽醫館藥鋪所在，路不都長在嘴上，問人總沒錯。

雖然穿著一身不合時宜的大紅衣衫，但她一派乖巧模樣地喊大嬸大娘大叔的，望著誰，誰就恨不得把所知道的事情都掏出來告訴她。

熱情些的嬸子們除了指路，還乾脆把她帶到了和仁堂門口才揮手離去。

和仁堂不大，兒金金進門時，櫃臺夥計正忙著抓藥給等著的漢子，沒空招呼她，她也不以為意，因為看著什麼都很新奇，她到處打量，這時一個五旬出頭的老者正好掀了簾子，從內堂出來。「姑娘可是有事？」

「我相公……呃，是哥哥生病了，要請大夫出診。」

老者問：「不知道姑娘是哪戶人家？」相公、哥哥都分不清楚，這姑娘是腦子不好使嗎？但是看著一臉機靈樣，不像啊。

「烏河渠旁邊的蘇家。」

游大夫的臉色突然變了，開始吹鬍子瞪眼睛。「那家人老夫不看！」

兒金金趕緊掏出蘇雪霽給的那一串錢，「我有錢。」

「那家子除了蘇秀才沒一個好東西，我上回去了兩次，憋了一肚子的悶氣回來，小姑娘妳又是蘇家的誰？」

「蘇秀才是我相公，我們今日成親。」這樣說太白哥哥不會生氣吧，他不讓她喊相公，她就不當著他的面喊，但背地叫反正他也聽不到。

游大夫見她那身紅衣，大大搖頭，成親大喜日一個新婦就穿著喜服來請大夫，這哪是娶妻，是害了人家姑娘，就算蘇秀才是個好的也無濟於事，這姑娘嫁進那樣的人家，命不好啊。

「他一直躺在床上呢，能害我什麼？」游大夫把心裡對蘇家的不忿都表達出來，可兒金金完全不以為意。

見她聽不懂自己話裡的意思，天真的可愛，游大夫也不跟她攀扯了。「不是老夫貪財，看病可以，但得先把前頭的帳給清了，我才出診。」

「那我得給大夫多少錢？」錢真是很重要的東西啊，伯娘為了伯父的病急得白了頭髮，這不就因為手頭拮据，這大夫沒錢也不想出診，世人忙忙碌碌，還真都是為了錢，看起來她不想辦法掙錢是不行的！

兒金金眼睛梭巡了藥鋪裡的藥櫃，見那夥計老是往那些小小的抽屜裡掏出藥材，包給客人，想必藥材也是能掙錢的一條路。

「兩回出診費老夫就算了，不過，前後抓了六服的藥方子，藥錢一共五錢銀子二十五文，零頭也給去掉，所以總共是五錢銀子又二十文。」

「五個錢？銀子？」兒金金迷糊了。隨即想起兒銀銀告訴她一錢銀子就一百個銅錢，五錢銀子就是五百個銅錢。

她倒抽一口涼氣。好多哦！

「大夫，你這裡什麼藥材最值錢？我去找，然後換銀子給你，你就會去給我相公看病了吧？」

游大夫啼笑皆非，可看這丫頭那雙特別漂亮的眼睛，神采奕奕，明亮澄澈的，心也軟了，反正此時也沒什麼客人，便多叮嚀了兩句，「這深山老林裡猛獸毒蛇多，就算老獵戶沒有做好完全準備也不敢去，妳一個小姑娘可千萬別冒然上山，找不到換錢的藥材還讓野獸果腹充食，划不來。」

值錢的藥材要遍地都是，早讓人挖光了，哪輪得到她一個小姑娘？

「我不往深山去，就是去碰碰運氣，山裡有哪些東西您給說說，我也好心裡有個底。」

游大夫摸了小山羊鬍子兩把，一點都不看好細胳膊細腿的兒金金，但是又看在她求知心切，比和仁堂裡的夥計、藥童都認真，便說道：「珍貴的藥材為什麼珍貴？就是難求，所謂可遇不可求，拿人蔘來說，野生人蔘尤為值錢，有市無價。」

「那人蔘長什麼樣子？大夫也給金金說說，好讓我長點見識。」她很自來熟，神情更是親切了兩分的磨著游大夫。畢竟凡間的藥材她不熟啊。

普通百姓對藥材的無知游大夫十分能理解，要不，大家都能當大夫了不是？所以他細細的說了幾項，「人蔘、靈芝、冬蟲夏草、何首烏，妳隨便找到一樣，都是寶貝。」

他又讓夥計拿出一本書角翻到都起毛邊的《神農本草經》來，告訴她各種藥材的長相特點。

游大夫不知道的是，兒金金有過目不忘的本事，半晌便把那小半本的藥材逐個都給記下了。

謝過游大夫，兒金金離開和仁堂，拐進偏僻的巷子，見四下無人，動念從空間裡拿出大師兄給的隱身斗篷和風火雲，裹了斗篷，踏上兩朵小雲，就往猴子嶺去了。猴子嶺就橫在小鎮與六安縣的中間，離鎮上近些，常人走路自然是從前人走出來的蜿蜒小道上山，從鎮上到猴子嶺得花上兩個時辰，但兒金金有腳下兩朵媲美孫大聖筋斗雲的風火雲，攀岩越石，穿河過水，如履平地。

山巒綿延高起，越過河谷，波光粼粼的水閃耀著光澤，看見跳躍的魚群和不少的魚蝦蟹，她嘴饞得很，不過她沒忘自己上山是要來找可以換錢的藥材，要不回程再到河裡摸兩條魚回去打牙祭吧。

一路上東瞅瞅，西瞧瞧，只顧著拿神識掃東西，雖然她那點可憐的神識掃不了太大範圍，周圍兩丈倒是沒問題，只是問題來了，這猴子嶺其實就是光禿禿的一座雜樹林，除了小獸走跳，藤蔓圍繞，荆棘叢生，還真找不到她想要的人蔘。

沒辦法，她只能繼續往上爬，幸好神識探路很方便，出了嶺，又橫過一河谷，便是一座雲深不知處的高山了。

這是座以紅松為主的針闊混交樹林，她落腳的地方是在山腰一塊突出的岩石上，岩石崢嶸，下有一股清泉，往下望去，有一小片湖泊，水草豐美，石縫間長了不少塊根肥厚、黑褐色的東西。

看著應該就是能吃的東西，兒金金打定主意要把那些黑褐色的玩意帶回去，自然是能拔多少算多少。

此時她抬頭往峭壁上看過去，高崖相連，陡峭如削，在最尖峭的地方她看見了一個像是燕子巢穴的小洞穴，她上去了之後驚喜的發現那是一個金絲燕巢，潮濕陰暗，那燕巢除了外頭那個，洞穴高處還有好幾個巢穴，她身量不高，剛剛好可以鑽進去。

她在那本書裡看過介紹這種以金絲燕唾液築成的巢，在她確定有兩個巢裡沒有鳥蛋，小燕子已經孵化飛走後，便伸手把這兩個燕巢小心的摘了下來。

不過摘是摘了，她這時才想到自己急著上山，連背簍、籃子都沒帶一個，東西要擋哪呢？

慢著，她不是還有個空間？她試著把燕巢往裡面放，意外的，東西順利的放了進去。

游大夫告訴她，野人蔘的難得就在於它喜歡背陰潮濕，草木茂盛的地方，但往往

人蔘的身邊有伴生植物，也常有蛇獸相伴，就算真的找到人蔘也不見得帶的走。她沿著湖畔慢慢的繞，只要看到她覺得可以吃的、能賣錢的都掃過一回，只是始終見不到人蔘的蹤影。

蓊鬱的林海本來就沒什麼日光，此時起風了，樹枝嘩啦啦的左右搖擺，兒金金這才發現，遮天閉日的樹林整個陰暗了下來，天色都快黑了。

她回過神來嚇了一跳，她好像出來很久了，於是削了根竹子往水裡扎，扎了兩條鱖魚，隨便用草藤串上，又撈了些河蚌丟進空間，趕忙的往回飛。

幸好神識探路很方便，不受光線影響，出了山，過了河，不到一炷香時間，便到了蘇家鎮。

她收了隱形斗篷和風火雲，去了和仁堂以外一家叫一濟堂的醫館，這家醫館的規模要比和仁堂大上兩個門面，她想把一盞燕窩給賣了。

另一盞，她想留給蘇雪霽吃，他那皮包骨的身材實在是太瘦了，得吃點好的。

一濟堂的掌櫃看到那盞金絲燕窩，盞形厚實，完整飽滿，雖然含毛多，但挑毛、去底座後仍是頂級的燕窩，他不大的眼睛硬是睜出牛眼來。「小姑娘，你這金絲燕窩是哪得來的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，我家爹爹運氣好找到的。」她一個小女子要是坦承自己從峭壁的崖洞摘來的，可信度太低，惹人懷疑，只能賴給看不見的爹。

至於她為什麼不把難得的金絲燕窩賣給游大夫？投桃報李不是嗎？

可上午她還阮囊羞澀的連藥錢都拿不出來，才告訴人家要去籌錢，結果一個下午就變出燕窩來，用膝蓋想也知道人家會怎麼浮想聯翩了。

掌櫃的見問不出所以然，也沒追究，一個小姑娘家能懂什麼，這不就是家人走不開，讓她出來換錢嗎？

「這樣吧，一百兩銀子，我買你這燕窩。」

一百兩銀子是什麼概念，兒金金一下子換算不出來，不過她知道五錢銀子就很多了，一百兩，回家問太白哥哥到底能做些什麼吧。

掌櫃的見她不答話，一個勁的不知道在想什麼，以為她覺得價錢低了，這樣盞形完整的燕窩要是拿到東家面前，絕對能翻上幾番，東家要是再往上送，那是多少名門貴婦寧願花大錢都買不到的燕窩啊，千金也捨得花。

「我還沒請教姑娘貴姓？」掌櫃的開始套近乎。

「我夫家姓蘇。」是吧，嫁過人的婦人是不是都該這麼回應？

掌櫃的表情鄭重了許多。「原來是蘇太太。」

可以吧，她聽大家對已婚婦人都這麼稱呼。

見她仍舊沒什麼反應，掌櫃肉痛的伸出五根指頭，「再加五十兩，我頂頭還有東家，這價錢是極限了。」

這回兒金金忙不迭小雞啄米般的點頭了。

她還不知道一百兩能做什麼用，掌櫃的轉瞬間又往上跳了五十兩，這下她終於知道這燕窩的矜貴是怎麼個貴法了。

這掌櫃是個有心的，怕一個小婦人拿那麼多銀子太危險，正想讓夥計送她回去，

兒金金卻忽然想到，她這出門不是為了替蘇雪霽請大夫嗎？

「你這醫館有大夫吧？」

「自然是有的。」

「我想請一個大夫隨我回家，我相公病了，要醫術高明一點的大夫。」她不知道游大夫的醫術靈不靈光，但是蘇雪霽吃了他六服的藥都沒好全，應該是不怎麼地。

「這沒問題，我一濟堂的大夫是整個蘇家鎮最好的正經大夫。」掌櫃做成大筆生意，心裡樂意得很，拍著胸脯把醫館裡最忙碌的大夫叫上，帶著藥童，跟著兒金金回去了。

於是，兒金金趁人不注意時把一百五十兩銀子放進空間，拉著大夫的手直奔她和蘇雪霽住的小院。

蘇雪霽暈過去後再度甦醒，卻不見兒金金的蹤影，便知道她出門去了，但他在家左等右等，等到太陽都下山了，還是看不到兒金金的影子，他不由得忐忑，他一覺醒來，多了個媳婦，可這媳婦兒會不會被他這病殃子給嚇跑了？說要去請大夫只是藉口？其實不會再回來了？

實在躺不住，他撐著身子在門邊站了一下，只見暮色四合，歸燕人行飛過天際，西邊的天空只餘一抹緋色，點染於簷角院前，視線所及，一片暖黃。

就在他準備收拾起複雜的心緒，遠遠卻看見小門那邊兒金金拉著一個人回來了。

蘇雪霽身形沒動，但拳頭握了起來。「回來了？」

因為走得急，兒金金的臉紅撲撲的，見蘇雪霽站在門處吹風，扯了大夫一把。「趕緊的，大夫你給他瞧瞧。」

蘇雪霽見大夫後面提著藥箱的藥童，心裡瞭然，她這在外頭跑了一天，是給自己請大夫去了，心底有些酸，又泛起融融的暖意，他怎麼會以為她跑了？

大夫姓莊，給蘇雪霽看了舌苔，把了脈，望聞問切都做了，開了兩服藥，說蘇雪霽的身子太虛，虛不受補，得徐徐圖之，他開兩服溫和的藥，吃完要是有起色，他再過來換藥，至於平常則是要多注意飲食，魚肉多吃些。

「那就有勞蘇太太與老夫回去抓藥？」看這空蕩蕩的小屋，裡外就一個小婦人張羅，所以他也沒想過要問蘇雪霽的意思。

「行，我走路很快。」

於是兒金金又跟著莊大夫回一濟堂抓了藥，把診金給付了，兩服藥加上看診，花了她半兩銀子。

這還只是藥錢，沒包括她還買了煎藥的砂鍋、藥碗，東西備齊全後她便往回趕。

一進門兒金金就聞到食物的香氣，因為來回奔波餓了半天，餓到鬧飢荒的肚子適時的發出叫聲，聲音還挺大的，而且腹鳴的叫聲不只一下，而是唱小曲似的咕嚕咕嚕個沒完。

她拍了下不聽話小腹，叫它閉嘴！

小院裡，蘇雪霽臉色仍顯蒼白，卻神情柔軟的坐在小杌子上，他生了爐火，用小

陶鍋煮了一把的麵，麵湯翻滾，什麼佐料也沒有，就灑了一小撮的鹽。

「肚子餓了吧？」

「嗯，嗯。」很餓，餓得可以吃下一頭牛。

「我煮了麵。」

兒金金把藥包往他手裡一塞，「大夫說三碗水煎成一碗。」然後捧起缺了個口子的陶碗，埋頭便吃，「你吃了嗎？」

「我不餓。」

大半天的連口水也沒喝上，她沒幾下就把麵條和湯吃得一乾二淨。「你教我吧，往後我自己煮麵來吃。」

「也行。」蘇雪霽瞧見兒金金買回來煎藥的砂鍋，慢吞吞的去把砂鍋洗了，放三碗水，把藥材倒進去，又把方才用鏟子鏟出來的木炭放回小爐，把火生起來，煎起了藥。

「我去洗碗。」只有一碗麵，肚子其實沒什麼飽足感，不過有總比沒有好。

自己的碗筷得自己收拾，這兒金金知道，因此她把煮麵的小鍋和破陶碗拿到後面的矮棚子刷洗去了。